

聂作平

落榜之后

“归帆拂天姥，中岁贡旧乡。”杜甫的自述表明，他的归程从天姥山开始，他回到老家洛阳，是为了参加考试。

发轫于隋，成熟于唐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，它使出身寒微的底层子弟，也有了通过读书考试进而跻身官场并改换门庭的可能。在唐代，诸科考试中最为世人所重的是进士科，“缙绅虽位极人臣，不由进士者，终不为美”。

唐制，有资格参加考试的考生，来源有二：

其一称为生徒。即在中央官学与地方州学、县学上学的在校生。他们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，就可以直接参加由尚书省下属的礼部主持的考试——称为省试。

其二称为乡贡。即不在各类学校上学的其他读书人。他们要参加科考，必须向所在州、县报考，并经过州、县的逐级考试，合格后，由地方官举行乡饮酒礼为之饯行，再送往京城参加省试。

据徐松《登科记考》统计，有唐289年间，贡举进士266次，及第进士6442人，而整个唐代参加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约50万，平均每年及第人数不过二十三个，这与唐诗所说的“桂树只生三十枝”，“三十人中最少者”，即每年录取人数不超过30名是吻合的。

以往的一些学者大抵把杜甫此次考试的地点定为首都长安，实则不然。据《新唐书》载，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，唐玄宗“正月己巳，如东都”，一直到两年多后的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十月才返回长安。

洛阳本是唐朝陪都，唐朝皇帝经常率文武百官驻洛阳。杜甫参加科考的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，皇帝恰好东巡，是故，省试是在洛阳进行的。

参加省试前，杜甫还得参加县和州的选拔，而省试时间一般在暮春时节的农历三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杜甫等到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才从吴越回洛，他就来不及参加当年的省试了。因此，他应该是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回洛的。这一年，他先通过了县和州的预选，于是才有了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春天的省试。

结果如何呢？多年以后，杜甫仍然为他的才华感到骄傲，“气劘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”。屈是屈原，贾是贾谊，曹是曹植，刘是刘桢，四人俱以文采知名。可在杜甫眼里，他的文章足以和屈原、贾谊相匹敌而高于曹植、刘桢。

以杜甫毕生成就而言，他没有说大话。然而，尽管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杜甫还是落榜了：“忝下考功第，独辞京尹堂。”以才华自负的杜甫竟然铩羽而归，让人有些小小的惊讶——与杜甫同年参加省试并中式的，有两个诗人，一个是萧颖士，一个是李颀。

虽然名落孙山，杜甫并没表现出太多沮丧和失落。毕竟，他还年轻，年轻就意味着拥有未来，而未来，则意味着无限可能。

考完试，杜甫又一次启程远行，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齐赵漫游。

这是他一生中 happiest、最快乐时光，他称之为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，“快意八九年”。以后，命运峰回路转，年轻时的幸福与快乐远去，如同隔山隔水的青春，每一次遥望，都是惆怅与伤感。

由于史料阙如，我们已经无法考证，杜甫为什么要将第一次漫游目的地定为郾城。但他第二次漫游吴越和第三次漫游齐赵，之所以会是这些地方而不是另一些地方，大体是解释得清的。

先说吴越。对江南山水人文的向往固然是内在动因之一，但外在动因也有。那就是杜甫有两位生活在吴越的亲人。

一位是他的叔父杜登。杜登时任武康尉。武康，即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，距杭州不过几十公里。另一位是他的姑父贺拔。贺拔曾任常熟主簿，常熟属苏州，在苏州西北。贺拔老家会稽，世代居此。

此外，杜甫的江南行耗时长达四年。他曾经前往的那些景点和城市，哪怕步行，也完全不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。那么，游历之外，杜甫去了哪里？联想到他这两位身处江南的亲人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
再说齐赵。杜甫游齐赵，最大原因在于，他的父亲杜闲时任兖州司马。在探望父亲期间，杜甫顺带漫游了与兖州相邻的诸多地区。这一段光阴，杜甫说是七八年，乃是含了两个跨年的虚数，实则5年多，20来岁的杜甫以州

『放荡齐赵间』
杜甫和他的间隔年(之二)

司马公子的身份，锦衣玉食，肥马轻裘——杜甫后来流落川峡，日落孤城，草木风悲，想起当年那些故交旧游，一个个轻裘肥马，不由在诗里揶揄说：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。”那时，不知道他是否想起，自己也曾有过肥马轻裘的昨天？

兖州登楼

从洛阳到兖州州治瑕丘的路程，《元和郡县志》与《通典》等古籍的记载略有不同，然差异不大，约1000里。连霍高速公路弯取直后，略有减少，约470公里。

时光迁延，唐代的驿道与今天的高速公路，其走向还基本一致，都是自西向东，经郑州、开封、曹州（今曹县），进而折向东北。

我是从开封前往兖州的——今天的兖州，是济宁市下辖区。连日高温晴天，前一晚下了一场大雨。上午，以阴以雨的天空，又突然大雨倾盆。连霍高速上，低洼处，一会儿便积起深深浅浅的水坑，汽车驶过，溅起大片大片水花，来来往往的车辆都打开应急灯，小心翼翼地前行。

直到山东境内，公路也由连霍高速转入日兰高速后，雨才渐渐停了。再走一段，却是烈日高悬，完全没有下过雨的样子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就在这一天，郑州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，整座城市几乎瘫痪，还有人因大雨而罹难。

济宁主城区，或者说市政府驻地，在任城，那是李白客居过的地方，与兖州相距30多公里。不过，还要等上一些日子，杜甫才会与李白相识相交，并成为牵挂一生的知音。

在任城区，或者说济宁市中心，我绕着人民公园转了两圈，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。停好车，沿着林荫道，一路走过下棋的老人、唱歌的老人、跳舞的老人、发呆的老人。折而向右，再经运河音乐厅，终于看到一座高耸于街道旁的仿古建筑——青砖之间嵌以白灰，建成一道微型的城墙。城墙上，是深红色的壁柱支起的青瓦屋檐。

这就是太白楼，也是济宁市李白纪念馆馆址。从李太白的地盘路过，我没有理由不拜谒。但是，入口处却是蓝底白字挡板：正在施工。作为对正在施工的呼应，旁边铁门紧闭。烈日下，发出刺目的光。田野考察不是跟团旅行，却闭门羹是常有的事。虽然遗憾，却也没法。

地处北国，济宁却颇有几分江南水乡模样。太白楼对面是太白广场，广场背后，一条几十米宽的河静静流淌，沿岸柳树成荫。这条河便是杜甫时代的大运河，不过，如今人们称它老运河。

黄河以南到南四湖之间——南四湖包括南阳湖、独山湖、昭阳湖和微山湖，四湖首尾相连，是为大运河利用的天然水道之一。因紧邻济宁，且在济宁之南，故名南四湖——河道弯曲，水源不足，加之淤泥堆积，故于1958年新挖了梁济运河。

老运河从太白楼前流过，由南北向折为东西向，并在三四公里外注入梁济运河。老运河流经的地段，包括太白楼一带，是济宁商业中心——太白楼的马路对面，有几栋装修得颇有几分古意的楼房，原以为是什么古迹，走近一看，却都是珠宝店。

大概就是济宁城中心那一段老运河，唐时，也是任城的护城河。彼时，水量更为丰沛，河面像湖一样辽阔，称为南池。今天的济宁城区，还有一座南池公园。公园里，有一汪湖，称为王



▲国家话剧院上演的话剧《杜甫》。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

母阁湖。极有可能，唐时，从今天太白楼下的老运河，直到南池公园，都是相接的一片浩渺水域。

这片称为南池的水域，杜甫有过一次轻松的出游。同游者姓许，是任城主簿。那是白露后的一个秋日早晨，两人坐着小船进入南池。秋水丰盈，城墙下的角落，停着不少小船。天气已经凉下来了，有人在池边拿着刷子为马洗澡。茂密的树荫里，传来一阵阵蝉鸣。他们的小船慢慢划过了长满菱角和香蒲的水面。回望城门，宛在水中央。这个微凉而恬淡的早晨，杜甫留下了两首和许主簿有关的诗，这说明，杜甫在任城应该呆了些时日。除了这首《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》外，还有一首《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》。那是一个雨天，杜甫之前邀请了许主簿前来饮酒，可能因雨大，许主簿没来，杜甫只好独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古以来作诗最多的乾隆皇帝，如今除了专家，大概率没有几个普通读者肯读他哪一首诗，但他对杜甫一直心仪不已。乾隆南巡期间曾游南池，并作诗多首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
几株古树护城池，池畔三间老杜祠。
便弗叩遵应下拜，此人诗合是吾师。

这说明，直到清代中期，南池依然是旧时模样，并且，池边还有祭祀杜甫的祠庙。然而，时光如同白驹过隙，大地也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，昔日碧波荡漾的南池，如今是街巷与高楼。而杜甫曾有过的慢生活，业已不复存在。

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，25岁的杜甫来到了父亲杜闲任职的兖州。初到兖州的他，在某一天登上了兖州城南楼。在建筑普遍低矮的古代，高大的城楼是纵目远眺，以抒胸臆的绝佳之地，尤其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。

这次登楼，杜甫留下了诗作，诗题直接明了：《登兖州城楼》
东郡趋庭日，南楼纵目初。
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。
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鲁殿墟。
从来多古意，临眺独踟蹰。
登上南楼，凭栏而望，杜甫看到天边浮云飘渺，想象它们一直连接了东海和泰山——尽管大海离兖州足有400多里，泰山离兖州也有200多里，但天马行空的想象却可以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。

兖州直线距离60里外的东南方，平原上有一座突起的山峰，名为峰山，也就是杜诗里说的孤嶂。当年，秦始皇东巡登峰山，下旨勒石颂秦德——杜甫时代，那块碑还在；汉时，鲁恭王在曲阜东片北修筑宫殿，然年代久远，只余下一片废墟。

事实上，哪怕有高倍望远镜，也无法从兖州南楼看到几十里外的秦碑和鲁王宫殿废墟。因此，这些都出自杜甫的想象。吊古伤今的想象，让他略感惆怅。

杜甫登的南楼在哪里呢？兖州市区，有两座少陵台。一座在少陵公园。这是当代修筑的纪念性建筑，除了以少陵命名外，与杜甫，尤其与他当年的登临并无关系。

还有一座在车来车往的大街旁。按导航指引，我透过车窗看到，那是一座很不起眼的砖台，上面有三个字：少陵台。

紧邻少陵台，是一栋办公楼，门前

吊牌显示是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区分局。不知何时，少陵台上挂了一幅标语“消除毒品危害，造福子孙后代”，使“少陵台”三个字更加不起眼。

少陵台所临大街，名为九州大道中段，从前的名字则是少陵西街——弃用少陵西街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，而采用了放之四海皆可的九州大道。

明朝初年，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封鲁王，建藩国于兖州。兖州扩修城池时，为了纪念杜甫登临的南楼，特意将南楼附近城墙保留了一段，并改建为台，称少陵台。清朝时，台上建有八角形凉亭，并有杜公道像碑立于亭中。上世纪50年代，凉亭拆毁，台下挖成防空洞。

少陵台另一侧，是一个城市广场。远远地，我看到广场正中有一座高大的雕像。我想当然地认为，一定与诗圣有关。走近一看，却与诗圣毫无关系。塑的是大禹治水——可能因济宁也处于运河之滨，曾是运河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吧？

广场四周全是高大的杨树，这种北方最常见的树种有一个显著特点，那就是并不太大的风，都会让它的叶片发出有几分夸张的哗哗声。此外，风起时，杨树的叶片被吹起，阳光照射较少的背阳面纷纷翻上来，由于要比面阳面更白，宛如一瞬间开出了一树白花。

登兖州城楼是一次难忘的眺望，有意思的是，刚到兖州的杜甫，还有一次更加难忘的眺望。那就是眺望泰山。

杜甫身后，后人为他编选的众多选本，尽管取舍有异，但大多把《望岳》作为开篇之作。这也是青年时代的杜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首。年轻的诗人显露出了驾轻就熟的诗歌技艺，丰沛绵长的情感如流泉飞瀑。即便把它放到一流唐诗中，也丝毫不逊色。而此时，杜甫只有25岁：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
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路遇友人

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客居夔州的杜甫55岁了。这年秋天，杜甫检点往事，为8位逝者各写了一首诗，总题为《八哀诗》。

友人之一便是杜甫青年时期订交的老友苏源明。

不过，当他们在泰山之麓相识时，苏源明还不叫苏源明。那时，他叫苏预。许多年后，为了避唐太宗李豫之讳，苏预改名苏源明。

苏源明系陕西武功人，少孤。这是一个颇有狠劲儿的少年，他认为“齐、兖为文学邦，东岳多古人迹”，于是从老家一路步行，走到了2000多里外的泰山，在泰山附近客居读书，一读就是10年。

大概就在杜甫游历泰山期间，两人认识了。尔后，苏源明成了杜甫齐赵漫游的同伴——苏源明原本“忍饥涉浮云”，穷得常常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，出游费用，多半由杜甫承担。

对于和苏源明的同游生涯，杜甫诗中称：
春歌丛台上，冬猎青丘旁。
呼鹰皂枥林，逐兽云雪冈。
射飞曾纵鞚，引臂落鸢鸇。
苏侯据鞍喜，忽如携葛强。
那首追述平生的长诗《壮游》，杜甫原本用词洗炼，高度概括，但写到他

由此或可窥测，晚年杜甫的内心，依然对年轻时那次纵情任性的漫游如此怀念，对那位与自己一同呼鹰走马的伙伴如此珍惜。

打猎的地方在青丘。那是雪花飘飞的冬季，他们纵马奔驰，穿过了一片阴暗的栎树林，来到积着薄雪的山岗。在那里，他们张弓搭箭，射击天空中飞过的鸟儿，而他们所带的猎鹰盘旋飞舞，发出尖利的叫声。

杜甫中晚岁愁苦悲闷的诗篇，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是，好像杜甫从出生起，就是一个不苟言笑且手无缚鸡之力的迂腐书生。其实不然。至少，在他的青年时代，在他遭遇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的坎坷命运之前，他也曾是一个阳光的人，一个活力四射的人，一个生机勃勃的人。

甚至，即便到了生命的高处，在他客居夔州的暮年，酒的作用下，他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——有一次酒后，他可能想起了年少时纵马疾驰的潇洒，不顾年迈体衰，强行打马狂奔。结果却非常悲摧：他从马上摔下来，受了伤。

那么，青丘在哪里呢？在今山东广饶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记载，齐景公曾在青丘打猎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中也有“秋田于青丘”的说法。可见，自古以来，广饶就是一个狩猎场。

广饶濒临渤海，在那里，杜甫会去渤海之滨看看吗？如果去的话，那将是他一生中，唯一一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。

但是告别青丘后，杜甫西行去了数百里外的邯郸。

河北南部的邯郸是一座古城。公元前386年，战国时期的赵敬侯将赵国都城迁于此。汉代，邯郸是全国除首都长安之外的五大都会之一——另外四座是：洛阳、临淄、成都、宛（今南阳）。到了杜甫的唐朝，邯郸设置了大都督府级别的魏州，以后又成为河北采访使和魏博节度使治所，相当于省会。

邯郸市心，近年新建的高楼大厦与早年所修的低矮建筑杂乱交错，街道两旁多是碗口粗的梧桐树，浓荫匝地，正好为来往行人遮挡头顶烈日。

丛台公园的大门，就坐落在一条桐荫深幽的大街上。如果从丛台公园旁边的高楼上鸟瞰，可见丛台公园内，湖水曲折萦回。初秋时节，木叶泛黄，朝阳下，它们修长的阴影涉过水面，跌落在水中的一座椭圆形楼台上。

这就是丛台。历时100多年的赵国都城史，为邯郸留下了颇多赵国记忆。丛台即其一。丛台又名武灵丛台，因其修筑者为以胡服骑射而留名青史的赵武灵王。丛台的功能，不外乎军事操练和宴饮游乐。

不过，今天我看到的丛台，并非赵武灵王所筑，而是清人所为。也就是说，它是时隔2000多年后，后人用想象复原的。因而，我和杜甫登临的丛台其实不是同一座丛台。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两个时代的人，也难以登临同一座高台。

也许，只有丛台四周吹拂的微风是相同的。

大历五年（770年）正月二十一日，贫病无依的杜甫漂流于潭州的一条客船上。这一天，他偶然翻找书籍，发现了九年前正月初七，也就是人日那天，时任蜀州刺史高适写给他的一首诗。而此时，高适去世5年多了。抚今追昔，昨日重现，杜甫读完故人诗篇，已然泪洒诗笺。

一生中，高适是杜甫最重要的朋友之一。他们友谊的小船，就从杜甫齐赵之游时启航。

济宁城区正北系汶上县。汶上是孔子担任中都宰的地方，是故，唐朝时，汶上一度称中都，是兖州下辖县。汶上境内，大汶河、小汶河流淌而过，河水宁静，夹岸多黑杨，茂密的枝叶间隐藏着一个个硕大的鸟巢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枚枚奇怪的果实。

汶上，就是杜甫与高适相遇并成为终生好友的地方。

高适生于704年，小李白3岁而长杜甫8岁，字逸夫，排行三十五，渤海县（今河北省景县）人，后人又称高渤海。

高适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，他出身于贫苦家庭——让人想起苏源明。与苏源明相比，高适可能还要穷一些，因为他前半生几乎不事生业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客游梁宋，甚至沦落到讨饭的地步。

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秋天，高适从宋州东下，来到汶上。在汶水奔流的汶上某地，杜甫与高适相遇了。高适已经36岁，穷困潦倒，满腹牢骚，甚至吃饭都成问题。与之相比，杜甫只有28岁，并且，他出身世代为官的仕宦家庭。在父亲的荫庇下，肥马轻裘，衣食无忧。

旁人眼里，谁的前途更光明，谁的末之路更宽阔，显而易见，当然是杜甫。

意想不到的，20多年以后，两个人的地位将判若云泥。一个，一步步升迁为封疆大吏；一个，一步步沦落为寄人篱下的惆怅清客。

汶上结交20多年后，61岁的高适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次年，高适调回长安，任刑部侍郎，旋转左散骑常侍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进封渤海县侯，食邑七千户，成为从三品上的高官，且食土封侯，可谓富贵之极。消息传来，杜甫在写给高适的诗里感慨：“汶上相逢年颇多，飞腾无那故人何。”——对这位青年时期同游共饮的好友，他的飞黄腾达，杜甫固然与有荣焉，表示热烈祝贺；然而内心深处，故人的飞黄腾达，却反衬了自身的郁郁不得志，故而，诗中又未免自伤自艾。

30岁那年，杜甫结束了以省亲为由的历时5年的齐赵漫游，回到故乡河南，并在首阳山下筑室而居。

这一年，是为开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。上一年，唐玄宗把自己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纳为贵妃，意味着久居至尊的皇帝已然倦政，将由励精图治转为秉烛夜游。

这一年，无论对帝国而言还是对杜甫而言，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只是，就像居住于地球上的人感觉不到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一样，生活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，往往也感觉不到他们生存的世界正在发生某些见微知著的变化。必须等上好些年，等到时光划出了距离，才能恍然大悟。

杜甫结束漫游返家，是为了和杨氏结婚。婚后，杜甫与杨氏沉醉于二人世界的甜蜜与温馨。这样的时光，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不朽的记忆。杜甫与杨氏毕生相濡以沫，早年莫逆于心的共同生活是一个良好且必要的基础。

两年多后，在洛阳，杜甫邂逅了另一位如今与他同为唐诗双子座的大诗人：李白。

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红晕。漫流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，至少有三三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：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，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，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。一次是1167年，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，以理学为名的对话持续两个月，1000多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。

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载（744年）夏天，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。两双托起唐诗天空的大手在洛阳相握，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，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。

几场剧饮，几番夜谈后，两人分手了。当年八月，杜甫匆匆踏上旅途，奔赴他与李白约定的漫游。

这是抓住青春尾巴的狂欢，一如日之将夕，歌者一边哀叹光阴疾速，一边抓紧最后的时光纵声高歌。因为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浪漫这样快活的好时光了。

以后，对这些浪漫快活好时光的回忆与咀嚼，将成为射入杜甫黯淡余生的一道光芒。

只是，必得多年以后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杜甫才能明白。